

# 新民晚报 星期天夜光杯 / 夜光杯

端午节将至,又想起了那青青的泛着油光的粽叶和母亲包的粽子,那种味道时常在唇齿间萦绕。

端午节的粽子真是让人怦然心动,弄堂里到处飘散着馨香。家中的门楣上早就插上了一把新鲜的文章,一阵阵的奇异草药香味飘来。母亲说艾草是避邪驱虫的,怪不得弄堂里家家户户都插着呢。邻家大人还去中药房买来一种黄粉,用水搅匀后,在自家孩子额头上写上一个“王”字,使孩子身上带着虎的印记避邪。我也凑上去,求写一个“王”。不过我当时的理解是在弄堂小孩中可以称“大王”了。

大清早,母亲把我叫起床去菜场排队买回粽叶,然后在脚盆中用揩布把一大堆粽叶一张张洗干净。母亲在糯米中兑进不少粳米淘洗几遍。要包粽子了,她先拿出一片粽叶,卷成锥体状,再续一张宽板粽叶,扩成一个大的圆锥筒,装入糯米,用大拇指往下按实,将多出的粽叶折回包好,再拿棉纱线捆扎好。棉纱线是

我大开眼界。再回到家里,看着悠长柔软的青青粽叶,是如何在母亲手中裹成棱角分明的粽子。那时,只是想母亲快快包、快快煮,我能快快地吃到。母亲将赤豆粽、白米粽、红枣粽和肉粽分别扎好,在扎线上做好记号。晚上,按照不同的馅三五

个一小串以利辨识,放在一个大钢精锅里通宵煮。清晨,清香弥漫,我急急地爬起来,掀开锅盖,伸手就抓,被烫得嗷嗷叫。母亲用筷子挑起粽子上的棉纱线,放到清水中浸泡一下才解开粽绳。剥开白米粽,晶莹透亮,散发着撩人扑鼻的浓郁的糯米香,从小爱吃甜食的我用绵白糖蘸着,狼吞虎咽。

吃不完的,母亲会用篮子装好,吊在屋中央的钩子上晾着,吃时再放锅里煮一下。下午放学回家,我肚子饿得咕咕叫,忙不迭就用丫杈头将篮子下

下来,挑了三只大肉粽就往嘴里塞。冷粽子油腻腻的、硬硬的,连吃三只有点撑,又去喝了两杯冷开水,直呼过瘾。可没过多久,打嗝、胃疼、呕吐、腹泻,疼得额头冒汗。对门的丁家阿姨见状,从自家屋里拿来“食母生”药片让我吞服,又叫我喝了

不少开水,嘱我前前后后弄堂走走。我兜了一大圈才回家。此时,母亲已下班,我也不敢告诉她吃坏吃撑的事。从此,我再

## 粽香满弄

陈建兴



粽子

泛一筒陋小渡船过汨罗江,屈原祠就在对岸。

与国内稍和历史人文有点关系就大肆开发的景点不同,屈原祠是免费的,和主人名气不成正比地隐于山间,如同他笔下出世的香草美人。然而他又是入世的,投江便是亡国所致,古代文人都很有些经世济民的理想。惜后来者,既无出世的笔墨,也无入世的抱负。世间已无《离骚》,唯剩粽子和骚客,退化到了最原始的“食色性也”。

在荒无人烟的汨罗江边走一走,这是条波澜不惊、不宽不窄的江,江水浑浊,正值萧瑟时节,水面空空荡荡,没有渔船,也没有水鸟,江滩上稀稀疏疏地长着几根野草,走近了,能闻到一股泥腥味,几枚残破的蚌壳嵌在淤泥里。不知屈原是在哪一处投江,不知是否也是

一个铅灰的阴霾日,怀着怎样悲愤的心情,毅然投入江水中。“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纓;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念过书的人总是在绝望之际折磨自己,而不是别人。作为一个爱美的浪漫主义诗人,投江也许是最美的结局了。

将自己的人生也写成一首诗,可以说是浪漫,也可以说是傻。浪漫主义浇灌出的花只能盛开在理想的乌托邦,艺术家们搭建出的花园是纸墨、是画布、是五线谱。梵高用手枪将他变成永远的麦田守望者,莫泊桑的最后一篇短篇小说结束于一把裁纸刀,海明威猎枪的猎物是自己。有人说艺术家和疯子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的区别是前者孤独而痛苦,后者孤独而快乐。思虑却不堪现实,清醒能洞察世事,聪慧而曲高和寡。与其投江,不如投入红尘。

## 不如投入红尘

张明畅

又一个“科技节”来临之际,得暇,在随身携带的手机上,涂鸦点“豆腐干”小文章,或语音、或拼音、或直握手写输入,中文汉字或单个、或成组跳将出来……在“时代发展真快、科技真发达”的感叹中,脑海里叠叠映出那方方正正、布满铅字字盘的中文打字机。

1972年读完中学回乡务农,没多久大队里要我到大队通讯组,与一位知青一道负责出版印发“大队通讯”,每天一期。其文字部分全由铁笔、钢板刻成蜡纸,以刮板油墨刮刷而成。三年多,刻字数万,至今中指仍留着握铁笔笔刻蜡纸的印痕。

我常常送稿到公社广播站,总要多看几眼那位端庄秀丽的播音员,她不是在用红笔点点画画稿,就是在噤里啦啦打字,我这才对中文打字和打字机有了直观的感受。1976年底正式调到了广

播站工作,才知道,播音员还兼着公社机关打字员的职责,一个公社就这一台打字机。

每周轮到值班时,有空闲就琢磨起打字机。这台名为“双鸽”牌的打字机由滚筒、铅字盘、机头三个部分组成。滚筒是用来卷放蜡纸的。蓝色、名为“双雁”牌的双用蜡纸由棉纺纸覆上一层石蜡制成,下面垫着一张带有坐标细格的纸,打字前要将A4纸大小的蜡纸安放在滚筒上,先将蜡纸上端压在一个卡条下,顺势旋转滚筒,快到一圈时,会响起一声悦耳的铜铃声,另一个卡条压住蜡纸,就安装好了。

铅字盘是一个长方形的金属盘,里面由两千四百多个小方格组成,装着倒放着的铅字。下方



## 智慧快餐

郑辛遥

### 父母的焦虑,孩子的囚笼。

少年佳节倍多情,老去谁知感慨生,年年岁岁端午节,岁岁年年弄堂情。每次看到那青色的粽子,嗅着浓浓的糯米香,脑海中就会浮现那种家家包粽、煮粽,户户掸尘、插艾,整条弄堂里弥漫着浓郁的节日氛围的镜头,情怀油然而生。

那个年代,邻里间还兴相互赠送粽子,你送我家几只红枣粽,我送你家几只大肉粽,隔灶头香,相互品尝着各家不同的手工艺风味,其乐融融。孩子们则用粽叶卷成扁筒状当哨子吹,“呜呜”的声音在弄堂里各个角落响起。聚在一起吹则“呜”声一片,有点像十六铺的船驶离码头前拉响的汽笛一般。玩耍,我会用棉纱线小心翼翼地扎好,这样的一个个哨子足够玩上好几天了。

晚年,年迈的母亲还用不灵活的手包粽子。她手劲不再有力,包的粽子有点松松的,吃起来有点糯米饭的感觉,但我吃得

很香、很甜,也很快,只觉温馨。可这已成了永恒的回忆。

读唐圭璋《唐宋词笺》,有张舜民《卖花声·登岳阳楼》。评释只关文辞情意,自是一流;唯我中下根人,偶凭史记,强求事实。买棹还珠,羞煞羞煞。词云: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酒城西去客,休唱阳关。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按《宋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1081),张舜民以文职随军,征讨西夏。战地苦寒,宋兵烧木械取暖,持兵刃打柴,他作诗曰“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西征回途中二绝》);最终战败,九死一生,又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如此讥讽军政,被贬到郴州,监茶盐酒税。

张舜民是邠州人,中进士后,也在西北做官,这是他第一次到南方;记录途中见闻,有《郴行录》二卷。元丰六年(1083),经运河入长江,九月驻岳州,与苏轼同游数日。十月十四日到岳州,初登岳阳楼。十九日再登。廿日宴饮楼中,《卖花声》应当作于此。

“木叶下君山”,君山在岳州城西洞庭湖中。湖西有鼎水、澧水注入;东北角接荆江西来,汇向东北。“一湖之间,分此四路也。每年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升,四江可辨。余时弥漫,云涯相映。”(《郴行录》)所以初冬登楼,可见“空水漫漫”。歌包含着遮面,斟酒满杯,将唱《阳关三叠》。如今南下戴罪,曾经“西去”平虏,曲是人非,思绪飘荡。

“醉袖抚危栏”,漫望西方,“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此路”是西征路,“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西征回途中二绝》)。而长安也在西方,遥不可及;西征南谪,圣心渺茫,宠辱却由他。

## 卖花声

陆岸

读唐圭璋《唐宋词笺》,有张舜民《卖花声·登岳阳楼》。评释只关文辞情意,自是一流;唯我中下根人,偶凭史记,强求事实。买棹还珠,羞煞羞煞。词云:木叶下君山。空水漫漫。十分斟酒敛芳颜。不是酒城西去客,休唱阳关。醉袖抚危栏。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回首夕阳红尽处,应是长安。

按《宋史》及《续资治通鉴长编》,元丰四年(1081),张舜民以文职随军,征讨西夏。战地苦寒,宋兵烧木械取暖,持兵刃打柴,他作诗曰“灵州城下千株柳,总被官军斫作薪”(《西征回途中二绝》);最终战败,九死一生,又曰:“白骨似沙沙似雪,将军休上望乡台”。如此讥讽军政,被贬到郴州,监茶盐酒税。

张舜民是邠州人,中进士后,也在西北做官,这是他第一次到南方;记录途中见闻,有《郴行录》二卷。元丰六年(1083),经运河入长江,九月驻岳州,与苏轼同游数日。十月十四日到岳州,初登岳阳楼。十九日再登。廿日宴饮楼中,《卖花声》应当作于此。

“木叶下君山”,君山在岳州城西洞庭湖中。湖西有鼎水、澧水注入;东北角接荆江西来,汇向东北。“一湖之间,分此四路也。每年十月以后,四月以前,水落洲升,四江可辨。余时弥漫,云涯相映。”(《郴行录》)所以初冬登楼,可见“空水漫漫”。歌包含着遮面,斟酒满杯,将唱《阳关三叠》。如今南下戴罪,曾经“西去”平虏,曲是人非,思绪飘荡。

“醉袖抚危栏”,漫望西方,“天淡云闲”。“何人此路得生还”,“此路”是西征路,“青铜峡里韦州路,十去从军九不回”(《西征回途中二绝》)。而长安也在西方,遥不可及;西征南谪,圣心渺茫,宠辱却由他。

## 七夕会

王孝敏

得闲于书房翻阅笔记,本,看着过往记录下来的那些值得回味的事,一张《捐赠签收单》醒目地映入眼帘,顿时,把我的思绪又一次拉回去年11月16日。

这天,由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我捐赠的一个代表金氏家族的箱子专门举办捐赠仪式,并授予我荣誉证书。现场,我讲述了这个饱含着沧海桑田箱子的历史和对外婆浓浓的感恩情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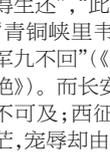
这个箱子是上下盖的,长90厘米,宽60厘米,高45厘米,是外婆嫁到居住在南市九亩地颇有名气的金氏家族四公子的嫁妆。听外婆说,箱子是在东街(民国时期县城城隍下的一条街)一家专做皮箱的徐仁茂店(箱子上盖里的衬布上有此标记)里买的。牌记上写着:货真价实本铺上洋小东门外老学前坐西朝东门面自造牛皮箱帽笼礼匣发客如假包换。这家店因品质上乘,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箱子做得也考究,木胎外包牛皮,内有麻纸衬,抗潮防蛀。箱子左右两旁有纯铜铃环,方便移动和搬运;上下盖用的是纯铜的枕头锁。

箱子里面开始是放外婆的绫罗绸缎,后放过外公经营的珠宝玉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婆从九亩地搬到自忠路后,遭到强盗入室,箱子受到严重的破坏,上附着的纯铜物件都被暴力拆去(箱体上的疤痕至今留存着)。好在有外婆的保护,才有了家里所有人的安全。箱子的另一次劫难是在1966年,自后,箱子里面就没有了值钱的东西。但它还是被外婆视为珍宝,精心呵护着,平时还会上点木油。

动荡的时代,艰难的生活,外婆一个人一直保持家风的传承、家风的涵养和家规的养成,四个孩子也敬老人、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崇俭朴。她始终说:“家庭和睦是最宝贵的财富,家训是留给后代最好的遗产。”等到我母亲结婚时,外婆靠着勤俭持家,又在箱子里添了些宝贝,给女儿做了嫁妆。此时的箱子已开始斑驳,我父亲有木漆手艺,就动手对箱面做了修整,黑里透红复古的色彩,又呈现出当年喜庆的气息。

如今这个传家宝箱子放在我的卧室,已不再存放东西。我在上面铺了块老粗布,应景时尚,把它当作电视柜用。每每看见它,总能想起外婆,一位没有被生活压垮、坚强不屈的女性,用乐观和勤俭,维持了一个大家庭的生计,还让金氏家族的子孙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去年2月电视上报了老物件可安家于博物馆的新闻,我受到启发,也萌生了捐赠的念头——把“独乐乐”的传家宝变成全社会共赏共珍大范围的“众乐乐”,让博物馆来保护历史,护佑文化。这才是最好的归宿啊!

想法一出口,便得到了金氏家族全体的赞同。寻寻觅觅月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他们对能丰富馆藏和有历史的物件很重视,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捐赠的当晚,我梦见了外婆,我们跨越时空对望。她安心地微笑着。



粽子

装轨道滑轮,前面有一个手柄,打字员可以用左手拉动铅字盘左右滑动,选取需要的字样。每个铅字为立体长方形,高约2厘米,长宽约2-3毫米。铅字盘中间一个为常用字区,两边为非常用字区。出厂时,铅字都是按汉字的偏旁部首依次排列的,工作使用时,根据本行业和当前社会和国家常用词汇重新排列。还有一些生僻汉字放在两个备用的木盒里,偶尔使用时,现用现找,用后重新放回。一次漫天大雪中巡线回来,脱雨衣时碰翻了桌角一盒备用字盘,数千铅字如天女散花,我与打字员费了好长时间才予以装盘复位。出于好奇,我还拣出自己姓名三个铅字,用胶布缠紧,代替那每天发稿时的常规性签字。

## 中文打字ABC

邵嘉敏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 心愿当了及时了

余建民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 七夕会

王孝敏

得闲于书房翻阅笔记,本,看着过往记录下来的那些值得回味的事,一张《捐赠签收单》醒目地映入眼帘,顿时,把我的思绪又一次拉回去年11月16日。

这天,由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我捐赠的一个代表金氏家族的箱子专门举办捐赠仪式,并授予我荣誉证书。现场,我讲述了这个饱含着沧海桑田箱子的历史和对外婆浓浓的感恩情怀。

这个箱子是上下盖的,长90厘米,宽60厘米,高45厘米,是外婆嫁到居住在南市九亩地颇有名气的金氏家族四公子的嫁妆。听外婆说,箱子是在东街(民国时期县城城隍下的一条街)一家专做皮箱的徐仁茂店(箱子上盖里的衬布上有此标记)里买的。牌记上写着:货真价实本铺上洋小东门外老学前坐西朝东门面自造牛皮箱帽笼礼匣发客如假包换。这家店因品质上乘,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箱子做得也考究,木胎外包牛皮,内有麻纸衬,抗潮防蛀。箱子左右两旁有纯铜铃环,方便移动和搬运;上下盖用的是纯铜的枕头锁。

箱子里面开始是放外婆的绫罗绸缎,后放过外公经营的珠宝玉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婆从九亩地搬到自忠路后,遭到强盗入室,箱子受到严重的破坏,上附着的纯铜物件都被暴力拆去(箱体上的疤痕至今留存着)。好在有外婆的保护,才有了家里所有人的安全。箱子的另一次劫难是在1966年,自后,箱子里面就没有了值钱的东西。但它还是被外婆视为珍宝,精心呵护着,平时还会上点木油。

动荡的时代,艰难的生活,外婆一个人一直保持家风的传承、家风的涵养和家规的养成,四个孩子也敬老人、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崇俭朴。她始终说:“家庭和睦是最宝贵的财富,家训是留给后代最好的遗产。”等到我母亲结婚时,外婆靠着勤俭持家,又在箱子里添了些宝贝,给女儿做了嫁妆。此时的箱子已开始斑驳,我父亲有木漆手艺,就动手对箱面做了修整,黑里透红复古的色彩,又呈现出当年喜庆的气息。

如今这个传家宝箱子放在我的卧室,已不再存放东西。我在上面铺了块老粗布,应景时尚,把它当作电视柜用。每每看见它,总能想起外婆,一位没有被生活压垮、坚强不屈的女性,用乐观和勤俭,维持了一个大家庭的生计,还让金氏家族的子孙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去年2月电视上报了老物件可安家于博物馆的新闻,我受到启发,也萌生了捐赠的念头——把“独乐乐”的传家宝变成全社会共赏共珍大范围的“众乐乐”,让博物馆来保护历史,护佑文化。这才是最好的归宿啊!

想法一出口,便得到了金氏家族全体的赞同。寻寻觅觅月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他们对能丰富馆藏和有历史的物件很重视,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捐赠的当晚,我梦见了外婆,我们跨越时空对望。她安心地微笑着。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 心愿当了及时了

余建民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 七夕会

王孝敏

得闲于书房翻阅笔记,本,看着过往记录下来的那些值得回味的事,一张《捐赠签收单》醒目地映入眼帘,顿时,把我的思绪又一次拉回去年11月16日。

这天,由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为我捐赠的一个代表金氏家族的箱子专门举办捐赠仪式,并授予我荣誉证书。现场,我讲述了这个饱含着沧海桑田箱子的历史和对外婆浓浓的感恩情怀。

这个箱子是上下盖的,长90厘米,宽60厘米,高45厘米,是外婆嫁到居住在南市九亩地颇有名气的金氏家族四公子的嫁妆。听外婆说,箱子是在东街(民国时期县城城隍下的一条街)一家专做皮箱的徐仁茂店(箱子上盖里的衬布上有此标记)里买的。牌记上写着:货真价实本铺上洋小东门外老学前坐西朝东门面自造牛皮箱帽笼礼匣发客如假包换。这家店因品质上乘,在上海滩小有名气。箱子做得也考究,木胎外包牛皮,内有麻纸衬,抗潮防蛀。箱子左右两旁有纯铜铃环,方便移动和搬运;上下盖用的是纯铜的枕头锁。

箱子里面开始是放外婆的绫罗绸缎,后放过外公经营的珠宝玉器。上世纪三十年代,外婆从九亩地搬到自忠路后,遭到强盗入室,箱子受到严重的破坏,上附着的纯铜物件都被暴力拆去(箱体上的疤痕至今留存着)。好在有外婆的保护,才有了家里所有人的安全。箱子的另一次劫难是在1966年,自后,箱子里面就没有了值钱的东西。但它还是被外婆视为珍宝,精心呵护着,平时还会上点木油。

动荡的时代,艰难的生活,外婆一个人一直保持家风的传承、家风的涵养和家规的养成,四个孩子也敬老人、孝父母、尊师长、友兄弟、睦近邻、崇俭朴。她始终说:“家庭和睦是最宝贵的财富,家训是留给后代最好的遗产。”等到我母亲结婚时,外婆靠着勤俭持家,又在箱子里添了些宝贝,给女儿做了嫁妆。此时的箱子已开始斑驳,我父亲有木漆手艺,就动手对箱面做了修整,黑里透红复古的色彩,又呈现出当年喜庆的气息。

如今这个传家宝箱子放在我的卧室,已不再存放东西。我在上面铺了块老粗布,应景时尚,把它当作电视柜用。每每看见它,总能想起外婆,一位没有被生活压垮、坚强不屈的女性,用乐观和勤俭,维持了一个大家庭的生计,还让金氏家族的子孙传承了优秀的家规家训。去年2月电视上报了老物件可安家于博物馆的新闻,我受到启发,也萌生了捐赠的念头——把“独乐乐”的传家宝变成全社会共赏共珍大范围的“众乐乐”,让博物馆来保护历史,护佑文化。这才是最好的归宿啊!

想法一出口,便得到了金氏家族全体的赞同。寻寻觅觅月后,功夫不负有心人,我找到了上海市黄浦区文物保护管理所,他们对能丰富馆藏和有历史的物件很重视,于是就有了先前的一幕。捐赠的当晚,我梦见了外婆,我们跨越时空对望。她安心地微笑着。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之晚矣……

我们这代人都已古稀了,且因为曾经的生活条件远不及现在,健康状况不如意,有少数人未能活到平均寿命就走了,有些人身患疾病,想完成某些诸如重回当年务农、工作之地或远赴外地看望牵挂之人的愿望也难以实现。本乎此,我常建议老人们,趁现在思维清晰,腿脚灵便,多走走看看。有些愿望,该圆梦的就抓紧圆梦。我就在去年夏天,与当年插队的知青一起,重返当年待我们甚好、培养我们成长且我们也在那里洒下过汗水的第二故乡安徽临泉县,并与乡亲们恢复了联系,圆了我们一直萦绕在心头的梦。去年中秋节前,我还费尽周折,通过旧邻和居委会等找到了当年相处得当、一起赴安徽务农的发小。睽违多年,再次重逢,那份欣喜和激动,大家懂的。当晚,发小就请我和老邻居一起欢聚在饭店,那晚聊得十分尽兴,烈酒也喝出了别样的滋味……

写到这里,我忽然想起了每读之心头就有些凄楚感的唐朝窦叔向的两句诗:“去日儿童皆长大,昔年亲友半凋零。”我们已不再年少,时不我待,趁现在一切尚可时,把萦绕心头的某些心愿予以了却,何尝不是一种释然和愉悦呢!

## 心愿当了及时了

余建民

突然想到心愿之事,是前不久我亲历的一件事:我与一个发小感情甚笃,但因为特别时期,中间联系有所中断。之后,我一再通过微信、手机等联系他,想邀请他与我好不容易寻找到的、且他也很熟悉的发小好好相聚,却迟迟得不到回应,心里总有些戚戚然。前两天,我在家翻看书籍、笔记时,无意中翻阅到旧时通讯录,找到了他家里的固话号码,立马打过去。电话通了,但接电话者却是其妻子。她告诉我,其夫哮喘突发,即刻用喷雾剂自我急救并拨打120求救,但在救护车来到时,已失去生命体征……

闻此噩耗,我愣住了。我无法想象,曾经频频联系的人,却几年之内天人永隔。在感叹生命脆弱的同时,也懊恼不已:我是知道他家地址的,如果早点前去探望,或许还能在其生前好好相聚,共叙历久弥新的友情……

再说一件别人的憾事。我在与曾在某文学杂志当编辑的文友聚会时,文友说,他熟悉的一位编辑告诉他,有个作者连续多年用纸质稿件投稿,稿件虽不出挑,但尚过得去,只是细看时,似乎又总是“差口气”,且纸质稿件编辑时不如电子稿件便捷,所以,那个作者的稿件始终未能被编发。后来很长时间,编辑未再收到其寄发的稿件,就有些奇怪,便联系作者,想请其寄篇新稿来,拟尽量通融,以了却作者将文字变成铅字之愿。想不到电话接通后,得到的竟是作者已于数月前走走了的消息。那位编辑甚为遗憾,总觉得对不起那个作者,但事已至此,悔